民國叢書

第二編

·84·

歷史·地理類

陳布雷回憶録

陳布雷著

回顧録

鄒魯著

上海書店

陳布雷回憶録

陳布雷著

前記

先夫子布雷先生逝世，迄今將兩月矣。人天永隔，歎訴無從，爰值回憶錄付梓之日，余重讀此三十年來憂患備嘗，甘苦與共之生活記敘，中心悽戚，不能自已。

先夫子一生，誠可謂歷盡艱辛，年十六而失恃，二十五而失怙，此一大家庭之重任，乃落於一身。時弟妹眾多，皆未成立，宗族煩瑣諸事，俱待規劃處理，先夫子乃辭去教職，一意家業者，日常瑣細，無不躬親料理。蓋以此為自身責任所在，不容趨避，雖因此犧牲一己之精力事業，亦無所惜。其服務於新聞界及政界，此種強烈執着之責任觀念，始終為其思慮決斷之中心。而其健康之所以未能及時挽回，終至日趨衰病，此實亦原因之一也。

先夫子體質素弱，髫齡時即患頭痛，回憶錄中於歷年健康狀況，亦多所記載，惟於日常交往，終不願以病態流露，故雖至親好友，亦多不知其體力衰弱。壯年服務報界，日夜辛勞，神經衰弱之症，乃益加深。尤以抗戰期間，留渝八載，工作緊張，生活困苦，身體益感不支。勝利後，親友有知其衰老者，多勸暫作休養，以期恢復健康。余亦百方譬解，勸以報國之日方長，務以自身健康為意。迨兩年來，先夫子雖亦於政務稍暇時，或乞假休息，多則一月，少或一週，但身雖在家休憩，不數日而心中又念念不忘於案牘，輒理公事，且以國家多難，奈何自身偷閒為責，實從未能達到恢復健康之目的。

先夫子一介書生，從政本非素願，且以生性不近，時作擺脫之想，故先期歷任政府職務，僅以借貸機會以為從政暫局，蓋每以為不數月即可辭歸也。及中日戰起，感於國步艱難，正需群策群力，凡能有所效命，固當萬死不辭，此時書生何異執[illegible]棄書從軍，如何遣流[illegible]。乃悉除他想，一意任事。至抗戰勝利，大敵雖除，而國人解生爭死者多，當國為安不知利用此千載一時之機會，以圖國家民族前途之光明。先夫子觸目傷心，中心抑鬱，不能自解，加以精力日衰，報國無從，乃時時引咎自責，嘗謂人生雖不幸，生但求體力精神尚堪工作，抉耗國力，愧對民眾，生不如死，故遺書中力勸友朋及時努力國事

勿使老大傷悲，是以先夫子之死，決不是僅為一人為一事之刺激率尔輕生，蓋其志在以一死勵大衆也。其日記函札間亦隱約流露此意，他日付印問世，其志當可大白。先夫子常謂一待國家太平無事，即當擺脫政務，重回新聞記者之崗位，專以文章報國。不料國事蜩螗，日復一日，先夫子為責任心所驅使，明知健康情形已不勝任，祇得勉力為之，終至心力交瘁，死而後已，素志迄未得償，悲夫。

先夫子五十初度之日，蔣先生曾書「淡泊明志，寧靜致遠」八字以贈，此雖諸葛武侯之名言，先夫子自云蔣先生貽此八字，可謂知其最深。蓋淡泊為其立身之根本，寧靜為其處世之中心，淡泊則所以能與世無爭，寧靜則所以能堅忍不拔。余與先夫子朝夕相共者三十年，此種性格知之最深。先夫子在日，剴示子女恆以「正直平凡」四字相勉，謂能守正直，則不致為環境所左右，能甘平凡，方可透澈了解自身之能力志趣，以謀對國家社會作適當之貢獻。世人綜論先夫子一生，多以事業文章相推許，不知先夫子自謂對國家不過能盡力於文章，不過盡心，其縈繞中心朝夕所求者乃在此精神一念，以為人生百年，當謀如何發揮生命最大之能力，以無負天賦各人之神聖責任，此責任固不論大小輕重，但期能精誠專注全力以赴，貫徹始終，即可不負人生真義矣。

今年夏季先夫子體弱過度，養疴廬山，一日小坐閒談，道及近來健康情形，偶謂「先妣謝世之日年三十九，先考見背則四十九，吾今年五十九，較先人之壽已長矣」。不料當時無意一言，竟成讖語，今日思之，悲痛曷已。

回憶錄為先夫子所自撰，於二十八年夏續成於重慶郊外之老鷹岩寓邸，自出生至五十歲止，所記為個人求學及工作經歷，兼及家庭各事，特為檢出，先行付刊。至於五十歲後所記，以及論文書札小品等作，亦正整理蒐集中，一俟有成，即當陸續付梓，使人雖永逝，而精神文章得以長留人間，供人憶念，則平生之願足矣。

三十八年一月十一日未亡人陳王允默謹識於上海寓所



作者

（攝於民國卅七年）



陳氏一門

後立者自右至左 五兒[illegible] 六兒[illegible] 三兒[illegible] 長子[illegible] 長媳王[illegible] 長女[illegible] 二兒[illegible] 幼子[illegible] 二女[illegible]



楊夫人壽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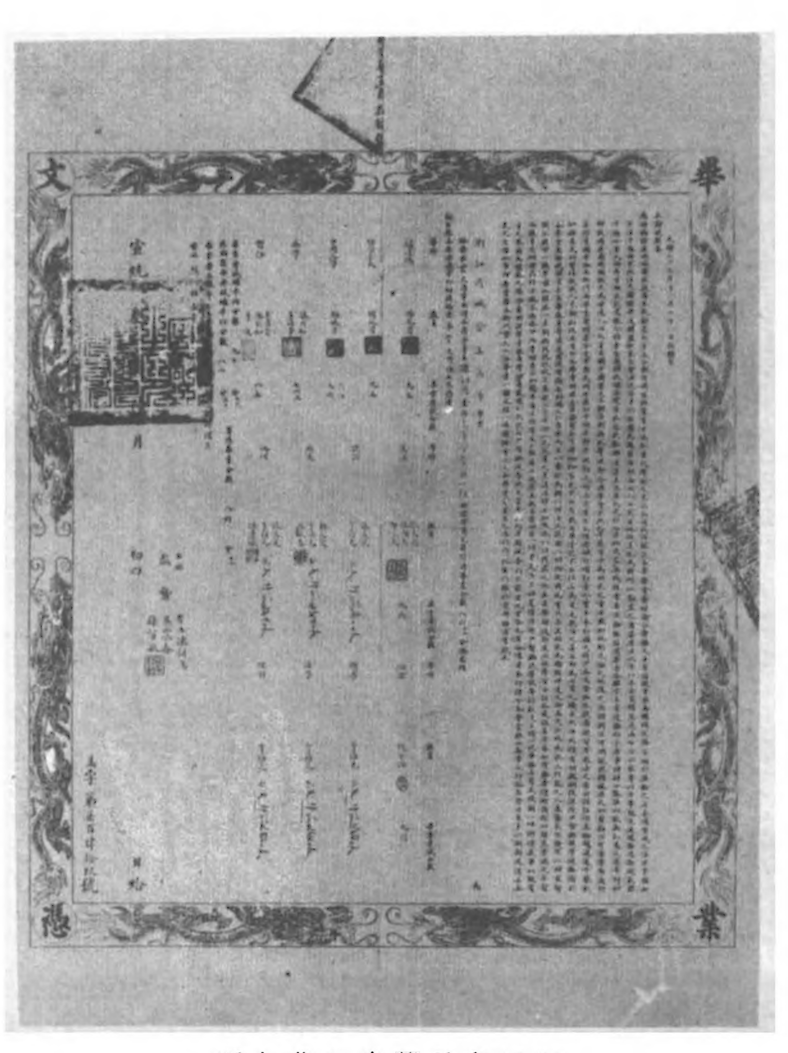


同胞手足









浙江高等學堂畢業文憑

回憶錄
(一)

清光緒十六年庚寅（一八九〇）一歲

十一月十五日亥時生

光緒十七年辛卯（一八九一） 二歲

正月 嗣母應孺人逝世

光緒十八年壬辰（一八九二） 三歲

六月 三弟訒懋字勉甫生 是年夏大水

光緒十九年癸巳（一八九三） 四歲

九月 五妹生

夏患疾厥、昏迷不省事者半日、女傭方氏調護甚至、及長猶髣髴憶之、

光緒二十年甲午（一八九四） 五歲

先考授余識方塊字、至年終每日能識三十字、 是年大姪孟扶生、余摟姪凡吃糖起、樂甚、

光緒二十一年乙未（一八九五） 六歲

正月隨 伯母至親家渡、奉父命拜袁莘耕先生為從業師。

從大哥讀書 誦毛詩

大哥是年家居讀書、以老屋西之倉屋為書室、即所謂新屋者是也、先父命余從之讀、同學者■袁耕先表兄、伯母之姪甥也、每晨挾書包入塾、午後四點退、書室之前、極懸治家格言、以是為先師孔子之位、出入必行禮焉、大哥極嚴厲正、從學一年、未嘗責撲、即■呵斥亦不加、

六月六妹生

是年初冬、從母居外家旬日、挾毛詩自隨、每日請大舅父授新書一章、

光緒二十二年丙申（一八九六）、七歲

是年以大哥不常家居、先考親授予讀、誦毛詩及爾雅、

苦爾雅難讀、請於先考、願易他書、先考命之曰、此書幼時先讀不可、汝長自知之、

先考承先大父遺志、經紀里中自治公益教育慈善諸事、族中長老、常過予家、即就書室與先考談、先考必命輟讀侍坐、且教以進退應對之儀、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一八九七）八歲

從族父小坨先生讀　讀禮記

是年先考延族父小坨先生館予家、以祖宅東厢樓下為書室、同學者族兄和齡（小坨先生子）、松麟諸人、三弟亦於是年上學、

八月七妹生

斯時余家兄弟姊妹六七人、居室偪仄、人口衆多、且須具館師膳、皆先母躬親料

理之。亂嫗二人以外、僅遺下婢一人、以是先母號曰衷顏於予等督教備至、夜輟讀歸、

先母坐燈下治縫紉、必命余兄弟坐讀書。先伯母則每夕過予家、與先母談家常。伯

母嗜水烟、每至、余姊及余之弟奉茶烟甚勤。伯母撫愛甚至、一室融融、必至戌初始歸寢、

而常坐起者、即乃祖堂西之一室、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一八九八） 九歲

從徐二沅膺庚先生讀　同學者三姊四姊及三弟。書室移設於東樓上、樓下則吾父居之、

徐先生為吾邑南鄉人（其所居曰官路沿）與先考為同學、以小坡伯父老病、先考乃延

徐先生課予哥讀、先生深目高顴、好深思習醫術、督課極嚴。

是年春讀禮記卒業、繼讀春秋左氏傳、旁晚讀唐詩、日課一首、

其時維新變法之議甚盛。先考及大哥均以為八股必廢、故不欲予先習四子書、而以五經[illegible]

識字為文之根基。是年清廷果下詔廢八股，改以策論課士，旋復詔復其舊。大哥以為八股之運命必不久，且本為高明者所不屑為，何必以是苦童子。先考深韙其言。徐先生初不信，大哥力陳其理，亦釋然。

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一八九九） 十歲

仍從徐先生讀　本年二姊輟學，換了蘇表弟來附讀。大姪孟扶亦同學焉。

三月，春秋左氏傳卒業，接讀書經。　始習算　每晚則記誦詩文數則或事一二則

自去年起，先考常於課餘為講述廿一史約編。本年徐先生授余廿一史彈詞。

余是時頗有志練習作文，先考乃見不之許，謂少時且先讀書耳。嘗聞鄉人言，葉經伯舍姪先生有子名虎兒，長余數月，為論說文已成篇，蓋羨慕不能已，堅請於父師，始命學作史論。然葉君思路均極滯。四月大哥閱余課文，乃以增廣古今人物論一冊授余，藉以識

論文作法，自是始稍有進步。是年秋，姚君木先生來余家（謝士夔）先生年少有文名，

丁酉

余年以拔萃提拔論，余是時已如故貢業於坤齋，如公使余得力於姚先生，蓋非人

生快事也。

九月訂婚於楊氏，作伐者為葛端石巽先生，女兄與姚家祠館社讀書之侍友也。

余七八歲以後，性行頑劣，躁踐務，乃好戲侮弟妹。先母常常叱責之，余屢改而屢犯，母

氏嘗涕泣責我，謂爾天姿非佳，如此惡行何孫，又誰能將大用矣。自此益思奮發向上努力，

以慰母氏情心。三弟性厚重沈着，故母氏益愛之。余雖長三弟，然未嘗妒之，但自減去

惡習而耳。

十二月八妹生。是日歲除，循例祀祖，母氏料量相禁，產後甚好休息，未幾八妹生，其母之

劬勞可想矣。

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一九〇〇）十二歲

仍從徐先生讀　四姊亦輟學　其他同學如舊

誦書經已卒業，接讀周易。先考以書經易經均艱深不易讀，然易窒性靈，乃商於徐先生，每三日命余誦昭明文選一篇，必能背誦始已。

是年讀輿地歌括，自是對天文地理略有基礎知識。

徐先生自去年起從大哥習算，[illegible]並求志書院月課，往往獲隽，對數學大感興趣。課余習算甚勤，夏習完四法，接授代數，垂積之年，對於理不能領悟，祇題練習而已。

是年起有夜課，由五至十時後始輟讀，放學時大姐最先，二弟三弟次之，余最後。以作課時間太長，常患頭痛發熱，且不敢直告先生，即請假亦無數，返又不敢告母氏，因母氏須照管一弟四妹，未可再勞。每病作，惰，登床自睡，明晨熱亦

自退又上學如常、
是年有拳匪之亂、每聞大哥歸家與先考談時事、始知中國國勢之大概、亦常
由大哥處得閱時報等刊物、雖有可解不可解之間、頗獨喜閱之、
冬月某日大哥偕大嫂遊食、與余往食滿館食畢、課予以英文字母、蓋大哥望
余成學之切有如此者

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辛丑　十二歲

仍從徐先生讀　同學者仍如舊
習易經既畢、溫讀已習諸經、並擇公羊穀梁傳、每旬日課文三篇、以三六九為課期、
是年習代數一次方程畢、徐先生望余心切、乃從擇以幾何、用形學備旨為課本、故以
三角形圓形諸原理、余毫無基礎、茫然不解、而徐先生不察、以為惰也、某日為詰父懟

炳伯青衣、令查明於其家、徐先生以三角形內容圓之一題、命余解答、余未能答、至薄暮尚繳卷、徐先生驀聞之、謂不答即不能出去、余一步、[illegible]而自己則為解衣往吃壽面矣、余悲憤失望、蓋素不習珠算、鄰人嫉妒始已、此事 先父亦不謂然、舊時塾師、不明兒童心理往往有如此、余後來習數學不及人、獲圖較徐先生 數而對形學極格不入、亦徐先生為之也、

是年五月四弟生（訓慈） 先母連生四女、至是又得一男、闔家歡喜、

冬日徐先生以病請假、大哥來代課、時大哥已習日文、者將日考、參農業歸、每日挾東瀛金書一冊、且課讀且翻譯焉、

大哥命余學作詩、扶日成苦雨一絕「淅瀝淒雲雨不成、挑燈獨坐夜淒清、明朝欲向橫塘路、大雨瀟瀟久未晴」

光緒二十八年壬寅（一九〇二） 十三歲

其三弟出就外傅於三七市董氏、

時三弟僅七歲、鄰人均以為太稚不宜就家、先母謂余等成冬不能也、

是時吾鄉董棠丞氏有提倡新學之中西學塾，董維伯先生與董蕺之董立之先生均較負時，如賓客，吾邑有名賢者之士，如陳山樵、錢吾存、趙仲年、錢君超、胡君海、謝先生與吾哥等，常常會聚家，今年董氏設日文講習所，延日人山森寺主講，董氏則聘姚壽彥先生設館授二弟以英語，故余奉母命偕兄弟往董氏就學焉。

正月至董宅就學，董儒臣佑宸先生授中文，習四子書、綱網鑑輯覽，均上午課之，姚壽彥先生授英文及算術，均下午課之。同學者董佑欽及弟二人，董君鼎君執亮、東，又董戚西光先生之子尤青，暨及余兄弟等共八九人，董君貞柯亦奉母命來學英文，余與貞柯締交自此始。　是年與董氏群從相識，是在朋之可采，提玄李勤少相愛，當時情篤厚，誼自愛，李勤與余最善，少相與三弟極相得，過從殊密歷久，李勤兄弟携手共患，不獲同習英語甚惜之。

八月大哥舉於鄉。五月二姊歸黃叔元雅之，其時大哥提倡新學，以自立平等之研究相倡導，又同時於報履滿清之革命思想，既中舉，夫人舉以相讓，大哥於二姊書歸時恆延客賓客，編一帖，出示書家四，問其責人以何為目的？應藉世界地理育西史，並已有文字通俗化之趨向矣。

六歲，自黃氏歸家度歲，閱《新社新報》之萬國歷史及世界地理，常為兩姊及兩妹講述。

光緒二十九年癸卯（一九〇三）十四歲

仍與三弟就黃氏讀，從蕭雲先生習中文，姚孟虎先生習英文數學，閱新史地及理化常識。孟虎先生時以指導余等自學，及孟虎先生以事辭館，何競卿某先生繼之。是年專習四書，年底黃先生命余輟而習之，羣經及漢魏文選習之，並命讀唐宋文，且習作四書五經義，以黃先生研經而作文，有時華等大哥修改之，蓋大哥是年多事，故余此

一年於作文方面進步最大、且年漸長大、雖有嚴師、而無畏友以相砥礪、致為學不能專壹有序、唯吾

先師則常於課後招至其室、訓迪鼓勵無所不至、稍得自免於戾嬉、

是時子誠子宜當於錢伯謙先生及方哥等經營出版事業於滬上、輸入新書及報紙雜誌

甚多、董氏藏于娘樓疊架、暇輒往取讀起素閱新民叢報新小說警鐘報浙江潮等

雜誌、有時於夜課向子誠先生借讀、翌日午前盡一卷而歸之、子誠先生[illegible]常戒予為

學不可太貪、貪則傷身損智、余乃求知慾所驅使、泛濫涉獵、有如饕餮、不能從其勸也、

少時喜模仿、不解所以而好為趨時之舉、此一年余有幼稚之舉三、(一)與貞柯君易及三弟組織兩

同志社、開一茶室、倩畫師繪一墨筆黃帝像、懸室中、相率禮拜之、且習為革命之言論、一也、(二)以俄

國革命有女傑之蘇菲亞、謂吾邑亦當有一蘇菲亞、乃竭力教董氏表妹名椿仙者以文字、冀其異日

佩姑丈令其讀書於上海愛國女學校、與吳先生等竟從而助之、卒底於成、二也、(三)感(德成)博之父鴻三先生

来姜氏，余以一童子与谈种族革命之大义，渴三先生以其助狂可笑，故作不解，以叩其意，且付之反驳之，谓本朝有此乎？汝父且欲汝入清朝试场，则奈何？岂有革命家而学作制举文字者乎？余大窘，无以应。遂不为四书五经义者一月，经父师督责，始复为之，此又一极可笑之事也。

冬十月，父命应童子试，心不愿而不敢违，随父入县城观场，场中文字草草，榜发，置第一五一名，与考者亦一五一人，父大怒，即日命归家，谓教汝读书，乃居阖邑童子之末，辱门楣甚矣。余亦惭表，顾更试第二场，父母不许，遂废然归，母犹询知之，亦大不怿，余遂不再往姜氏，闭户思过，以为不雪此耻，何以对父母。及府试期近，坚请再往一试，父母知余有悔意，顾仍不许，谓此去再取得一末尾资格以归，祇益辱耳。余悲恨无以自明，二姊知余志坚，则询余真知悔否？慰励百端，且为请于母氏，母氏言于父，勉强许之，遂买舟往宁波就试。

十一月，应府试，主试者萍乡喻先生兆蕃，既以早年补第，欲拔童幼列前茅，於考生年在十七以

下等以為列置試場中而重而視詫之、余文實不佳，俞先生擬每降格相看，第一試置（置試）第廿名、第二試四文論置第一名、第三試四文論一篇（策問各）置第四名、第四試四策問付稿、置第二名、第五試五經義試卷為最壞、得余一人至長（四書）書畫、批接論策題者一西誠之、至為真摯、●引余見其夫人、試畢歸予謝以所刷古文辭類纂一冊，命其僕高升送余歸寓，翌日復揭曉列第一，吳始也寓以風雷英、席中諸執事者皆先歸，余隨父買舟歸，遇吳執禮以文先生家，以文先生以予附舍費四、汝輩以得此，乃歐試歐之所激也、乃不勝蹉跎，患不能自奮，宜加勉之、

是年七弟訂婚某氏、生而美慧，後年即殤，吾父母惜之甚。

光緒三十年甲辰（一九〇四）十五歲

十月赴寧波府院試，錄取第五名為慈谿縣學生。予此時踴躍（欣）而如●（喜極）常路若失，至是始稍慰母心。

十一月十二日娶妻陳氏

傳三年入慈谿縣中學堂肄業，予列甲班，三弟列乙班，

蘭谿縣中學開辦於兩年前，主持者不講教育，未見如何成績。本年由縣長許導仁和聞

來卿先生贊襄，任監督，稍稍革新之。時主講中文者為陳山嵒先生健壹、蔡莘卿先生和程、

蔡秀卿先生和俯、（陳季屏先生評騭）主講英文算學者為胡志程先生哲良，體操亦胡先生任之。[illegible]內分三班，

甲班又分二組，洪君岑西錫蕃程度最高，為甲班甲組生。余與馮仲肩瑞、馮威博度、陸

蕭藝明之、董鐵珊勛、董學言啟謌等均為甲班乙組生。裘由辛適駿、洪全堂田俾、陳玉翰庚程度次

均為乙班生。內弟楊志成仲未均為丙班生。全校同學則三十人，分東西兩居之，每二人占一室，寢

室與自修室合，教師亦任管理，每夜就寢後，出巡視各室。余及三弟居蔡莘卿師之對門

一室，莘卿師監護周至，即飲食寒暖之微，亦負責指導，後來學校所不常見也。

授課午前為修身、經學、史地、中國文，午後為英文、算學與體操。余是年於歷史地理所得

最多，地理用謝洪賚所著瀛寰全志一厚冊，歷史閱通鑑輯覽，年卻並習萬國史綱目完。

校內生活簡樸、用青油燈、老傭鄭成書每半月携菜油一小瓶及食物少許來校一視余兄弟、每次均携來銅錢六百文供余兄弟之零用、剃頭洗衣購果食均取給焉、點心費以外、不見整個之銀幣也、

校中規定每星期作文一篇、列最優等者記功二次、優等記功一次、中等無功過、下等記過一次、最下等兩次、又有臨時試驗及當期試驗、縣令親至課、凡學業成績每積一功獎銀幣二角、縣令親課時視課業優劣獎銀幣二圓至五角、余與三弟半年內以所得者積累存儲得二十一圓、暑假歸以奉母、母氏大喜、嘉余等不妄用也、

在校與洪君蒼西馮君威博交最篤、洪君長於余、視余猶弟、馮君與余年相若、而天資穎異、乃尤勤奮、為全校所愛重、

是年夏吾邑成立縣教育會、錢君認玉容子林蔡叔俞叔桂等均熱心贊其役、

光緒三十一年乙巳(一九〇五)十六歲

仍肄業慈谿縣中學堂

本年由鄞縣毛衍庭先生宗藩授中文及經學，蔡芝卿先生任史地，著卿先生任算學，胡趙程、沈子剛二先生分授英文及體育。

毛先生為鄞縣之宿儒，邃於經史，一時稱淹雅，顧余等年稚，學問又淺，未能領悟其所教。先生耳重聽，性情孤介，態度尤冷漠，而課程嚴，某日授經學，責罰過嚴，同學咸不平，次日復上經學課，相率遲遲不赴講堂，聞先生來督責，始挾書入堂，則毛先生拂袖歸去不復出。告閻先生大怒，欲革斥諸生，而同學九人先上書請去毛先生，且出校以示決絕，既出無所歸，結隊寄宿于城中馮登青(瑞雲)同學之家，相持凡三日，各生家長咸聞訊來校，慈湖舊同學數人出而調停，乃吾等具悔過書，仍返校肄業，校中懸牌各記大過一次，風潮始平。

北毛先生克回由斜踐，事後同吳鶴聞、秦景卿先生昆季相語，謂以毛先生之忠向而諸生竟閔遲以辱之，我輩不復有樹人之資格矣。同吳聞之，咸大憾感，其仍然如此。

四月　五弟訂婚許叔堂

四月初六　先妣以產後症逝世，享年三十有九，距五弟之生，纔二小時耳。余自藉乃無母之人

月初，余以陳氏義母吳孺人之喪，奉父命請假往送葬，葬畢將回校，到家一轉，稟辭母氏，母氏臥樓上，女傭傳母命止勿上樓，僅謂好好讀書，留心冷暖而已。予時無心，頗欲一見，女傭謂此母腹痛，無大病也。到校之第三日，先從叔郭氏自家來，迎余兄弟歸，謂母病甚矣。遂與三弟徒步歸，過黃橋，值大雨，狼狽甚，心知不祥，憂急無似。至里門，遇予忠族叔祖，詢母病如何，曰不起矣。與三弟號痛大哭而入，則母氏已移靈於堂。吾母柔嘉淑慎，好損己益人，佐吾父拮据持家二十年，以勤將儉，愛令堂甚於其身，思慮綿密，而治事周至。育五男六女，卒以產殞

年僅三十有九，鄉里惜之，然於其識吾父之痛更可知矣。

四月吾仍回校，■無值康祭，卽與三弟步行自城歸。

是年夏，居城中正始小學者匝月，從馮敦善君學英文，以理化初步西教本咸博同學焉。

慈谿縣中學校下學期大刷新，聘錢吟葦（卽太希）先生爲學監，馮泂泉先生教授經學，

而君木先生講授國文，錢君紹先生講年授博物理化各學科，諸生益歸屬焉，慈湖中

學之名大著，與奉化之龍津中學幾相頡頏焉。

余自本年上學期卽以課餘問業於君木先生之門，至是正式從學。先生評余文條暢有餘，

而凝鍊不足，教以選字修辭煉句之要，謂「文從字順各識職」，知此七字乃始可以學文。

每週於校課外，選古人文字四五首令余諷誦之，且令課畢往其家講論。馮先生熱情

懇摯，因學有尺寸之長，則譽不去口，善誘曲譬，務令獲益而後已。所居桂花樹下，門弟子常滿坐焉。

光緒三十二年丙午（一九〇六） 十七歲

奉父命考入寧波府中學堂肄業

寧波府中學堂舊名儲材學堂。是年改今名。喻庶三先生銳意改革，以刷新教育為己任，本年時聘閩縣卿先生為監督，充實學科，增高程額。是年冬招考，慈谿縣中學生應考者卅人，全部保獻，且錄取者甚少。後謂同學以數中經辦不願，始入府中。惟余及二弟奉父命，自報名時是學期中途入學，業余之二弟蓋欲余兄弟稱庶老游以長見識。且庶三先生面命父言，由啟余兄弟入府中。余父不欲拂其意也。

府中學科完備，本年添聘俞仲魯、陳挺先生為學監，王蘊卿、邵端先生授經學，翔仲章（友梅）先生授國文，凌公銳先生授史地，葉緒之先生授算學，胡可莊先生授英文，石井信五郎先生授博物、理化、圖畫、體操，教師人才亦頗稱齊，惟程之

與中國各科間互有短長、而舊學生之風紀精神、則新學中亦有遜色焉、

余入府中後、受知於凌公銳先生最深、凌先生常勉予專習史地、謂有此基礎、譯以文字、可淺深達也。先生長於口辯、故又鼓勵予學為演說、每值同學會開會、必登壇練習。初時甚感言艱澀、稍久亦明之、同學中最從馳者為鄞卓亭、蔡培祜、傅海沈春厚、劉宗鎬、餘姚毛汶泉、同邑沈炳延（洪承祁）、趙（之倧）西宣洪君、

入校後二月、以言動不謹、激起學校風潮、不得已自動退學、紀其概畧如下、

府中學本年錄取新生約卅餘人、而舊生之數相等（君）、校中為管理便利、以舊生居西樓、新生居東樓、遂以居處之隔、（多）■伏相互歧視之惡因。舊生大概皆二十（歲）以上之人、新生之平均年齡則在十六七之間、以舊學與英文成績言、則舊生優於新生、（甲班同學十一人、舊生居其十人、楊菊庭、戴軒臣、羅惠儕皆同班也）但新生多出身於學校、所受之新教育、較

蕭生而完全，以蕭生平歲祀新生而青蕊之事，而新生則以而無甚懂，科學之場，僅能習英文國文與史，豈得而完全之蕭生乎。至以史證言，以蕭生中確有留學甚深而不足而何也。如本居伏論，始[illegible]為嚴謹之談，而夜間和出殿博而狀邪趣無之有之，其蓋命先生棄吉勸矣，概受其害，新新生益不平。蓋知蕭生方疏之於以黨立校之者，又黨以不振之詞謀新聞，教職員（蔣夢麟胡適與蔡元培先生融合同聲抗新潮之新師，且諷示閑來鄉郵，徒知新而退）而使其保險事不闕厥退），會新生同學中有好事者發起國畫展覽會（集）而據說同學者甚多，視謂吾甚樁之書樁上有廿多女士多出現代數學為動植礦物理化社會學國畫書法科書籍，以轉局平時書籍而美富者，而據國學術深而隱恨之，（第四）開學會開大會，新學生相約以蕭生新近為題，[illegible]開其言之腐化。余亦為廣說者之一。蓋開會始集矢於余矣。顧余尚不知已為蕭生信徒精防之日

政府所，並由湯君壽潛、李君平書、吳君懷疚等，百[illegible]書抵予，詢府中出自閣部者係以草
之狀，以何為參觀裘一長函，備言其間各之腐敗，其文並閱過公時，為所議措增加，被
濟保得無事，各並發戾，讀經之確理，當擇其適極悲觀云云。其歲，劉君承銘票
範之，今后事誌，任編，劉君自為讚今后見也，劉君挺記甚，直進為其舊君未令容，
由某某捐書完之，以遺書樓所用學下十返[illegible]故信捐[illegible]取全書而許諾並責，要求
所予即日辭退，予則當全辭退某，副係生日為參與不平，聯名二十人，上書堂請，
課如何退職，陳君劉君中止，今辭退某，因某生的召某全體某生，以余樣為首罪，被
壞因學名某，譯者記去遇兩次，備覽先生某某不索求乎，君亦師大憤，謂今晝學的
有秘壞書信，細查自由之學，且疑所當為某，某書有校書之處，而某先生稿個持罪將予懲
名不可，成某儀先生又從而助之，某淘某將不料，言余[仙王某之動出]余[illegible]辱育綫家離職之，贊是

相持者數日，林育全、吳懷讓二先生召余往，勸自動告退，以保全學校，但林育曾以

其他評議員如趙林士先生等，則謂如此處理太覺偏頗，彼時舊生勢力甚張，見聞先生之

不為社喻庭二先生，知此為新舊勢力之爭，非斷然處置，則將擾擾無休，遂突往

學校，召集舊生，宣布舊生之各記大過二次，謂陳生對不起同學，已服其罪，諸生對

不起學校，亦應處罰，其不服者，退學可也。余至是始悟以余一人將使全校解體，遂即

日自請退學，而風潮始平。

退學後無所歸，寄寓育德小學者凡三月，入師範學校兩當件，[illegible]〔作〕選科〔生〕，從鍾

憲章先生學詩賦，從薛士先生學日文及圖畫，夜與瑞君同君同宿於育德〔小學〕，間亦

為育德諸教師代課焉。

余自府中風潮後，深感失學閒居之痛苦，每值吾中休沐日來訪，輒相告語，謂此後必當

慎言慎行，力戒輕妄之舉動，寧守三緘，厚重沈默，少時已若成人，無待余之規勉也。

自今年入府中後，喜閱新出譯本之小說，或言愛，或偵探冒險，或歷史小說，無出過書肆不購三五冊以歸，寢饋於斯，若甚有至味者，退居閒房，日以沈溺之。士晋嘗切戒之，而未能改也。暇時輒坐處於幾案間題，以最中不能再回校，師範又程度不合，躊躇無所出。六月某日，邂逅范秉鈞君，其兄瑞之，子諾大哥之友也。予二人因之偕之見焉。秉鈞方肄業於浙江高等學校之預科，占予之程度適相合，力勸予前往同學。顧高校不招插班生，非請求特許不可。屬時儀之林士堉之洪先生，本為張葆靈廿的先生所聘，力以介儀人自任，為作書之適，至校高校校務長王偉人，懇求先生，及謁見韓張士壽拜展昌回二先生，求校例插班，頗費識論。遂返家請於父，父許之。命隨族父安甫伯（赴杭赴商）赴杭州。臨行送之於門，族之父老有詢予何往者，吾父笑曰：如游借託，謀食人求備，何方擇占。雖

自是平時改閱此言，觸動悲懷，而之淚下矣。

據杭州府長饒雲老處，彼本擬會於十載，張同來素鎮江，程諳希珠，余則手執楷書故

殷寺上忠良，轉告世人見語張世杓何人，已不甚詳情之者，至裁籍長安見，去緣識趣使

謂本樣石擇其確例捧現事實上所不許可，要懇請再四，請願及屬稱職能，如稱奉承矣，

不能張弛，虞矧遠遁去之，求其無所，稱先生來指摘於，亦不惠使一無遺者，千萬懷恨者，

王先生診其病之益增，明日再來看，次日再往，則益增矣，留何先生處看，毋自擾之，

●詢所患及府中近患原因，余直陳無隱，王先生似感動，謂且先識國文英文再敍之，

程度何如，並命題接試，凡一小時許繳卷，午后余尋覓令人傳言，明日再來考試英算

理科兩史地，余始覺有一線之希望，既辭府，張同來之肆友邀游西湖，繼甫問予何

來就學否，余曾以欲至杭讀書，蓄須視試驗結果而定，中有一轉折，如實道問予，既

讀書之意未定，攜書籍及衣物如許何為者，又不係取則又為挑口歸鄉，寫其哉矣
所念。翌日往受試，知尚有海寧同學鄭曉滄（字宗海）亦申請插班而入學者，乃復攜書歸來，
准予插入預科二年級乙班肄業，急馳書告父，年來流蕩不定之生活，至此得有
歸宿。深感蔡谷雲先生介紹之力及吳玉工先生成全余志願之惠。蓋清季革命思潮之波
及學界者，為南洋公學之墨水壺風潮，（渠倡揚美成為時髦之舉動，）當時之青年咸以能為動容開革為榮，吾鄉
吾邑亦參加者，余雖非主動人物，亦成為學潮下之犧牲者，事後思之，亦殊快暢焉。
入高等學校，余之生活又為一變。二年級之教師授經學者為張君先生，授國文歷史者為范
微文先生，授地理者為姚湘(?)先生，授英文者為孫顯惠先生，授理化者為鄭材(?)先生，授
數學者為謝伯詩先生，均以勤學辛勞訓生，同學亦勤奮向學，余素於半年中，始覺讀
書之可樂。友朋中最相契者為陳君哲中、祝（廉先）文白、毛君嘉遐、雲彰、陳仲人、張支、嚴鑑

海虞梅澥振甡、徐圖雲、吳惠琳等數人，而梅澥、圖雲親余獨眾，其扶助匡掖之益尤多。

是年冬，庶妣羅孺人來歸。

光緒三十三年丁未（一九〇七）十八歲

肄業浙江高等學校預科

校內教師大概仍去年之舊，惟教學班聘袁與丁先生。丁先生授我何？曰袖方微。演示証我則諳敏捷，其教導與謝伯詩先生相等，而教法則不及謝先生之詳密。蓋丁先生天分高，專以自悟出同學也。其他科目，有日籍教師四人：一為近安琢，授西史西地；岸世道觀，號嘯浮居；二為鈴木龜壽，授博物，精力充沛，而性情躁急；三為元橋義敦，授音樂，先授歌謠，今尚能諷詠、默習、甚眾，詞則指定學生之文字優美者自撰之。學生既於歌謠腔

口成誦、又歌唱同學自製之歌詞、頗感興趣、故音樂課乃當時甚受歡迎之一課、四為富長壯藏、授普通體操、其人粗獷無文、嘗野狗數頭、出入以相隨、同學咸鄙惡之、兵式操及器械操、則吳為門陸蘇黃二先生任之、對學生極放任、高校斯時有一極不良之風氣、即所謂「逃班」、逃班云者、對於自己所不感興趣或認為不需補習之學科、即自動逃課是也、此風倡於三四年資秀異者、中材中人漸漸效之、余平均每日約有一小時逃班、以在室中或操場草地上自己讀書為樂、所讀書、文學史地方面之筆記小冊為多、泛濫涉獵、無計畫、無統系、學問基礎之薄弱、不能不深悔少年時之自誤也、同學來者益多、久而相習、以學問才華相慕重者、則有餘姚之黃念楨書眷、(國文外國文兼優皆超絕全校)仁和之陳達人德光、金華之邵振青錫濟、德清之莫存之善識、紹興之朱炎光其輝、永嘉之林智敏、紹興之邵賓如諸君、以性情氣誼相投合者、則為紹興之沈柏嚴字儒、吳鶴之

郭亞雲、徐蔚南、胡山源、曾鐸諸君、[illegible]章以義務弟之義相勉、而陳君君哲尤激昂。時時以新的理科弟之新物假因焉。是年秋、校中聘沈士遠先生來主國文課、張冷僧（宗祥）先生來授地理、而先生之尤喜擇近日學者之佳書使讀、諸先生常以新民報、西國外出版之新世紀報等、寄于同學、故時同學於國文課藝中、往往留言之後漸物、驅逐胡虜、竟無顧忌、惟有時以□□字代之而已。

吾校教育方針重自治自覺、管理不甚嚴、而考試甚勤、自無有教職員監督於學生、皆重在精神之陶冶、而不重形式、全校融化於一種和易之空氣中、亦自無宗派、解有自暴自棄或作反越出常軌者、有校友會以學監舉校長任正副會長、每級舉會正一人、書記會計庶務各一人、作種種課外活動、為練習學生自治能力。余而以被舉為本級之書記、會正則汪達人能光傳之。又國史地博物均由一種教師教授、不用課本、而用表示講解、教本級均

由學生自編講義、每二三人分編輯繕印裝訂分配的同居任之、余嘗被推■編輯

生理學講義之後半部、對於消化系統尋理解較詳確、

是年春蔣百里先生自日本學陸軍歸、以主新軍二標、蔣為標統、二標之官兵皆

徵自民間、多識字受教育者、亦有整師設畢應徵、甚為當時所重視、二標成立之日、

杭州各學校學生齊往梅東高橋舉行盛大之慶祝會、

秋、參加浙路拒款會為學生代表、先後二月、奔走之日多、讀課之時少、於學業損

失甚大、浙路拒款運動者、以當時汪大燮任郵傳部長主議收國有、將以滬杭甬鐵

路借英款建築、浙人群起反對、以力保主權為號召、自耆老紳士學界商界均有組織團

體集會請願之舉、省城各校均派代表參加、予被推為本校代表之一、時開會議、或集隊

請願、集合於中正樓或何東之の庵、予完全未上課、自此以後、數學成績大退步。

是年六月 六弟訓鑫生

光緒三十四年戊申（一九〇八）十九歲

肄業高等學校預科　夏畢業入西科

是年校中課程及教師無甚變動、唯余對於數學理化之興趣日減、丁先生授我何三角、應如奔馳之馬、余既以去年參加學生運動、脫節甚多、益覺追趕不上、唯三角尚有前

一葛季[illegible]先生授理化、講解清晰、[illegible]實驗亦不苟徹、因國中余特有日後從事[illegible]而出於此之人

外、皆未被黜免、故余此年中、仍以涉獵之墨書、報章爲多、於海上之神州日報國粹學報等尤喜閱之、

四月杭州各校舉行聯合運動會於梅東高校運動場、列者三千人、今華胡麗卿自南君得長跑第一、奪得錦標、全校以為榮、余在會場任會場新聞編輯、以油印

余遂報名，圖畫教師毛樸仙先生採錄之，是為余練習新聞事業之始。

夏，修畢預科學程，同級卒業共凡五十餘人（余成績列第五），畢業典禮之夕，學校治酒食饗同學，並請吳先生為兩級同學每人盡一杯，其飲量真不可及。

下學期升入本科第一類肄業。按當時學制，高等學校為中學與大學間之中間學校，與日本學制相同。高等學校分三類，第一類者願習文科法政者入之，第二類者願習理工者入之，第三類注重生物學，志願習醫以博物學科者入之。余在中學時之志願，本欲習農業（當時植農學門日本只札幌農學校，即今東北帝大之一部，在北海道，農學且極為課程亦完備），屢與陳君柱洪君善相約同達此志願，是年請於吾父，不許出國，校中諸師同學，均以余於理科非不擅長，為校計設一二兩類，勸余入第一類肄業，此為余後來不學做事之分岐點，若在中學時代已以學生運動而拋棄數學及理化，則當時必入第二類也。

第一期第一学年之课程注重外国文及历史地理，而国文经学等，所作课时亦多。时任英文者为邵裴子先生长之，任法文及外国史地者为张镜人先生主文史，中国文经学由外舅遐庵先生任之。同级仅十五六人，课程简单集中，练习机会亦多。此半年中以同学皆沉着好学，获益不少，而友朋之乐，亦更视昔为胜。盖与柯成懋自芜湖中学来，新邑自宁波中学来，吉为自奉化中学来，正科两期同学二十八九人，吾郡占其六人，所相识焉。在高校预科时，有满洲籍同学六七人，盖皆广旗纪学生，性情殊异，汉籍生均不与交通。此六七人同科合居（自修室每室可容十二人，伊满生之室，无有愿与同住者）自为风气。然亦有沉着笃学之士，有名迎福者，为学最勤，讲书甚佳，且预科毕业时，仅二人升入正科，一名母良，入第一期，一名连迎，入第二期。因吾素所结好，始有与通往者，得其人端悫，亦常与汉生交接。闻初入预科时，其学殊优长，同学揶揄其为君，即被革所排斥，迁居其处。

三四

是年清光绪帝后慈禧同时逝世、溥仪嗣帝位、明年改元宣统、

冬十二月三弟勉甫殁於家　三弟少余两岁、而厚重笃实、自幼言动若成人、性敏慧、尤有治事才、以达侍之性格言、酷类余父、故父母亦益为笃爱之、性尤纯厚、自去年起、悯父之勤劬、即以辍学助父理家务为请、余父常语人、谓长儿（指余）阔疏好游外、異日继余志者其为次儿乎？去年吾父游江西、弟亦独任理家事、井井有条理、族人某相助司会计、偶有挪移、弟辄为其覆、人不能欺焉、本年突患寒温症、自杭就医归家、乡间无良医、误於药、遽於十一月初五日殇、阖家痛悼、吾父初不令予知之、已知不可讳、西去吾同其鸣为吾余出成绩志者、今遂偕余心亦不以告、同学有李化河清傅者、有慧真君者、日晚（在座没室）予而笑、坚询之、谓君自有可笑处、君弟已夭逝、而尚称其亦常寻咸情、予何异以语余、尽绍弟之丧已二月余矣、

大哥寄余诗四韵、风示道故、予亦以何不为寄私付、兴相临一人

素志科依世老、骊斯与人疏、无限穷居况、萧条逐岁阴。

年假歸里，日與四姊五妹六妹等談互宗往事，溫談相對，■（戚）無懼，十■

宣統元年己酉（一九〇九）二十歲

肄業浙江高等學校

本年上半年教員多仍舊，余以志高盛博等繼思，並習德文，一月後覺同時並習德法兩國文字，必至一無所成，遂移去德文，專以法文為業，業外國語，與法文教師為張文定先生，其所採課本大陳舊，發音多英美音，故進步殊少。

自入正科後，法科教師人數增加，法科同學亦占同學總數之三分之一，同學間漸漸學作法語，成為一時風尚，其時法科教師，除外國人仲車先生外，尚有胡詵東先生授數學，胡可莊先生授英文，趙志游先生授法文，而大哥及申之先生等均以諮議局議員留省，休沐日過從遊宴，一時稱盛。

此半年中讀英文文學名著，覺最有興趣，但對於英文作文練習，則用力甚少，
不及直柯等遠矣。

下半年聘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教授洪培克先生 Stanley K Hornbeck 為本級主科教員，授歷史地理及論理學，陳佩忍先生授中國地理，沈尹默先生授學校史（學校史之名義甚奇特，其內容蓋文化史也）。

秋間飲食不慎，致患痢甚劇，先由東琳患此病，同學傳染者三四人，均不久即愈，獨余為最劇，入廣濟醫院治療，一星期未愈，院醫術淺庸，態度傲慢而疏忽，院中設備及衛生均惡劣，臭蟲滿床席間，詰之為不自承，憤極出院，遷居上城四明路壽廬，素陪六弟急來同寓，最後得大哥之友江山祁先生（亦諳醫而論道）投中藥數劑始愈，然已形銷骨立矣，向學校請假歸里養病，其時清壽足

同舟歸。以舍巫衆過多，歸家又復發，又旬日而全愈。予之不信術士知識者如
此者。在家養病兩月，索居讀書，暇輒游田野間，生活閒適，病亦遂痊。侍予疾
者五妹爲最勤，而四妹調護飲食尤盡心焉。
是年吾家改建新居，九月落成。吾父自問無足疾者劇，督匠庀材，終日無休，既成
問余等新居何如。余兄妹等常往往之，庭院遊覽之以爲奇。吾父嘗告曰：是亦費吾不少
心血矣。今吾者皆全耶。因年大舅父營新舍過度，卒耗其資產，而余等亦儆焉。
九月二十四日，宏農君來歸。外舅留杭未回，由三叔舅代爲主持婚禮。
十月中旬赴杭州，續讀入校。校課既荒廢殊多，補習或無從入手，每夜延長自修一小
時，尚苦不及。黃上歷史課，洪坊先生問此新來之學生何如是遲到，因告余以因結婚請
假。先生謂年未二十，且尚在求學之期，乃早婚耶？蓋先生已卅四歲猶獨身也。

年假返里、晝夜補課、賴自行手寫各課筆錄為參考、且對於論理學、修身自修之故、領悟較遠也、

宣統二年庚戌（一九一〇）二十三歲

肄業浙江高等學校

春初赴杭入學、經上海、時大哥及洪佛矢胡颿孔先生均在滬主天鐸報、大哥為報日、閱見浙校廊、對於此生活、頗欣慕之、

學校生活與上年無異、同學乃學術趨切實、本年由洪博先生授十九世紀史、國外史、世界地理等、法文亦由洪先生任之、以SEINGUBO著近世文明史為教本、西洋文課中選用參考書之歷史名著、全部學注、均以史地為中心焉、余以興趣所在、對國際時事尤所專習、蓋因在湖中學時、習外國史地已有相當基礎、皆秦某卿先生之教也、

為織造圖有問題、戴揚哲子度一書、寄湯佛岩先生校正、佛岩先生為刊入天鐸報、屢出語許、最以渠既常作文字投寄、余頗同報同了事、心無望、

是夏浙江諮遣官費生十名赴歐美、同學中有孫世瓊（印生）施仁榮（子明）及志為暑假赴杭應試、余得此易之沖可、亦往報名、惟中學時代之理化生物數學等、均擬出補習、試期既近、乃與諸同學寓往得勝登文處、前試國文英文數學三場、而余文書來、謂三弟已夭逝、家中弟妹亦多而幼小、不願余出國遠行、遂止、會試場中蒙紀某頃談言（以上試共有杭州中學教師朱蘭陵趙於杭中學生）諸同學亦試未終場而歸、揭發、吾郡錢君文彬諮議居首、

下半年課程加緊、有法制通義、經濟學、及綜合地理等課程、法文則趙志游先生授之、用文學名著二種為教本、同學頗苦其難深、歷史已授畢十九世紀史、改授憲法、

史、英日對照學與比較宗教學，皆洪煨蓮先生研究有得之學科也，盡心教導，每日需閱參考書五六十頁，課程繁重異常，無休沐之日，何暇得游覽湖山，蓋其因學受地理環境之影響甚深，其學風可以平易二字概之，學問與道德不偏廢也。

仲秋某日，與張駿伯君同志為業餘盛游等數人游西湖，張君任教津第小學，與吾校為鄰，且授吾校往文課，其時已截髮去辮而不穿西裝，垂手均蓄之，張君謂胡適將辮。君等奈何猶留此可恥之紀念物於腦後，還中志者信誠匡掖，即與理髮匠剪去之，著髮同學六七人及何君同坐相片一為，與要家人相寄，皆逕不以告，且恐理髮匠製假辮以備用焉。

是年二月七日生。

四妹自表姊以次成，無懂業，日以赴廚下治膳，天雨失足傾跌，遂患足疾，一足微跛。

宣統三年辛亥（一九一二） 二十三歲

肄業浙江高等學校。夏卒業。 秋冬留滬任天鐸報撰述

春赴杭過滬、為天鐸報社旬日、以戴君季陶結婚而新館請假、囑余代其事。每日撰社評二則、間亦以撰論說、館中同人如余壽青、馬志千、徐筱泉、林曉青時常偕余出遊、筱泉以余短評中常用水滸傳等小說中語、稱余為小說迷、

此年之中校課更緊、諸外人師教授加重速度、予等幾如逐車而馳、師葛曰謂余等四、五年之程度、略可入美國大學二年級而無愧、與余中此等不以此為止境、總須以研學為求強國救民、須知中國方在開拓一前所未有之時期也。外舅於課後之常招余往談、謂以為學修行、兼指示為學門徑、外舅不重余為文士、而以顧亭林等期余等。其授宋元學案、心錄、以為學問須為世用相勗焉。

夏季行卒業試驗，身體受氣候影響，頗有變更，大哥甚憂之，貽書吾文，謂二弟此次考試，不作第二人想，梓中校師亦謂其課業優異，足為吾家門楣光，且斷精若懸試舉時不病耳。結果所修抑分列第四名，畢業之日，一二三名均有當精績優之獎品，唱名至余，獨空無所有，同學咸為余不平，謂就本屆總成績言，至少亦應有名獎，其狀也。監督孫先生、校務長鄧先生招余往，慰勉甚至，謂校師局勉以遠大期余，勿介介於等第名次而自餒。鄧先生且謂余亦不利於考試者，其進者向未有甚實之造詣，亦未嘗不居人下，而此階不足，宜隨所自策，無負諸師之望。鄧師平日遇余甚嚴，其同儕中對余最不假以辭色者，至是乃知其望余之切，終身感之不忘。畢業典禮後，即離杭返家，以候向日應大鐸叔之聘，任撰述記者。大鐸叔開報存，湯蟄仙先生為董事長，大哥任社長，湯先生長厚疎脫，不甚問社事。

而其左右幹部，有所謂稽庵、常會張君、陰君揆叔，杜為己有，錢君甚至七哥，於據文持，

甚以為苦。至本年，乃以經濟拮据，社中虧欠甚多，讓渡於粵人陳芷蘭。芷蘭無力以

善其後，因託彼經理，其背景為一部分粵人與盛宣懷家或亦有相當關係。七哥既卸職，社中

更聘粵人李懷霜君為總編輯。然社事既已讓渡，而前後局面接手者見報館風氣日壞，

趣誠使余入社為編輯，蓋便余與局中接洽。余亦不能任職務，然頗樂於參與，並請命

於父，允就其聘焉。

秋初到館就職天鐸報，約定每日撰短評二則，每十日撰社論三篇，月薪四十元。以在館

不能住宿，賃居於南京路第一行台旅社。旅社主人俞鳴奎君，而天鐸前局同人，有至館對

予頗優待，以臨街前樓一室居余，僅月取十二元為住宿並膳費，有時且招往其賬房共飯，可謂

盛極矣。天鐸之舊同事沈縵仍君與余同室而居者約一月，沈君亦以予獨居之，少年為

涉社会、对一切都感觉新异而有趣味、友朋渐多、来者不拒、房东备白玫瑰酒一瓶、
每日购备牛肉少许饭钱二角以待客人、虽收入甚微、且常常之费、亦不感如何拮据也、
每日午后到报馆收集材料、夜九时入馆撰文、十二时归、过望平街口、陈一鸡纸
店前、出市买物少许、携至房中食之、甚怡然自得、
在大陆报撰文字、署名布雷、一月后渐有知者、八指头陀焰诗有述律唤不醒请作布雷
鸣之句、然布雷二字、实太浅露而不雅、友人中常有询命名之意义者、其实余此二字之
利署、乃吾高等学堂时同学汪德先君为代拟者、盖当时此名颇圆满、同学戏以
面包孩儿呼余、(恬为都振青亦称姑)由面包而BREAD、再由BREAD而改为布雷、汪君
尽知余好撰文字投报馆、此布雷自拟、亦甚有趣味云尔、然自来竟以此名、而讽风之原
名、及君未先生为余以姜及、诗解有人知之者、

居上海三月，以新聞事業為生，往訪益者為宋教仁先生鈍初，（其時主民立報，與于右任、[illegible]、呂天民助其事）宋先生亦善視余，記第一日往訪於民立報編輯部，宋詢予曾居粵，粵之何以未報暴作事，余答以目前吾國最先須由未，自信能入手者為青年也，宋聆陽度之名曰：君聞之否？此大乃以新作為學報，不啻海上奇聞。余自是過從甚密。宋擅長史地，尤善談論列國外務，其時民立報以國際評論為重，鼓吹建有民主報，而予亦不自量度，每值國際政治有重要動作，與予先由文論列之，如日民主亦中有一文，相互印證以為崇。又神州日報有胡寄塵，年與予相若，好為詞章考記，曉船邊徐寄塵，新舊以外，則與南社諸子如柳亞子、高劍父、陳道遠諸君游，又常往謁徐君孝西庭，孝西亦視余，多所啟益焉。

八月十九日，武昌革命爆動，天鐸報編輯方針上亦傾向革命者，然時翁珠僅，不敢移義舉，而天鐸報亦隨之舉，天鐸吾天不可附和，乃用革命軍字樣，而以論說屬予，予遂連日有撰

長文之擬議、作讀鄄十篇、擬日刊布之。

湘衡相繼獨立、年後亦建單府、鄉間不靖、且四姊七妹手均有病、八弟甫墮地、且繼

祖中、惡父把一人不易處理、遂乙假歸、移■家人於鄄、借前廖甫先生家暫住。

唐母來產月中、不欲遠行、而父亦頗眷鄉以鎮定人心、故僅伯母■全家及余家兄弟姊

妹往、七弟方二歲太幼、亦未同行、全伴送至鄄、安置妥然、而何生亦走佬、七弟留余借寄存

文書、余以往、投款歸甚安、心不甚苦累、遂許絕之、持偏往佬、遂衷至新館、挪出之人

三五輩、四十日以次、謂結果甚遲、不來甚人聯絡、而款令某行及四千條、以再努力、

此為神州民主為上之時、救私何救、不足道也、其時民氣旺盛、人人注民軍勝利、民國成

功、印商貫二人、有同感焉、

更加張園之民公大會、謝何海鳴、江亢虎諸人、鄧元沖君亦偕湘友數人來焉、久聞知為同鄉、即

驥也、十月中旬、季陶來會商、堅勸赴粵北佐蔣秀嵩天府戎幕、余以父命不許、且心不樂離天鐸報而他適、堅謝其志、季陶評余無大志、孫大總統既膺選、發對外宣言、初稿用英文、乃王亮疇先生撰擬發表、而天鐸報經理陳芷蘭所知、要之來報館、謂吾社有陳君、可任之、亮疇初不信、命試譯一段、以為不失原意、遂令譯之、亮疇為校正文字、即交天鐸報首先發表、翌日民立報始知之、徐君天復血兒謂于右任先生曰、此文乃為天鐸報搶去先登、可惜可惜、

余在天鐸任事五月、所得薪金、祇為興趣關係、竟不計較、而年少鋒鋩頗露、不自斂、抑頗為懷霜所忌、懷霜是時奔走于黃克強處甚勤、功名心熱、必深夜一時後始到社、酒食微醺、所出日蒙、余亦不喜其所為、一日突與余言其發言、社中經濟困難、君之月薪只能發三十元、其餘作六、時填給股票、余見之、又數日、乃遣人示意、謂論說一欄自莊乘黃君為主撰、陳君但撰短評

可已，余知不可留，即日收拾行裝，辭職歸里，半年中之報館生活，暫告結束。

方余將歸滬時，戴季陶周少衡諸方創女民權報，姚雨平、葉楚傖辦太平洋報，邀[illegible]

[illegible]

季[illegible]譽君方校盟中報，亦約予入館任撰譯。予自思民國成立，以後報紙宜鼓吹建設，非[illegible]

[illegible]拆除感情之紀錄，議論[illegible]紊亂，故僅允担任和議譯[illegible]

職[illegible]有以海上新華之[illegible]

予自涉於邪，而外易不啟予以記者為職業，適吟華先生等有設立數寄中之[illegible]

決於教會之聘，除夕作書謝却之，旋得履詩任義務譯述記者，按期寄稿于申報中

報館以外，因報紙雜誌五六種贈余作為酬報去。

是年八月八弟生

清廷既覆，孫大總統一月一日就職，改用陽曆，定明年為民國元年，

民國元年（壬子）一九一二　二十三歲

任教於郡城敦實中學　是年申叔任特約譯述員半年

敦實中學者、蓋吾郡教育界、鑒於六邑之小學畢業生日多、公立之第四中學辦理不甚完善、而郡城為邑附之中學、皆外國教會所主辦、每多傳教、其科目亦不完實、欲謀有自由之完美的中學之必要、此議創於錢念菉、趙林紫宸、黃霞城、陳徵夫、蔡錫琛君、而大哥亦力贊之、會鼎革後、此郡假援、北京大學陷於停頓狀態、陳孝庭、何征卿、飛帆師及業叔眉、何吟苢、祁君均閒居無俚、遂約集同人為敦實學會、假育德小學為校舍、而李堯一變更生擬供一部份、蓋敦實中學之全部校具由編焉、由學會聘李庚先生為校長、招收學生三班、以正月二十日開學、余及成博之受聘任教科、余任英文一班及外國史、成博任算學及理化一班、每週約授課十八小時、年薪為四百金、

初任教職，覺亦頗有興味，以所任課程不需多所預備（簡易），每日儘有餘時自修，予是時

之主要興趣，仍在於閱名著，故閱覽英法文書籍最勤，每三日必譯稿一篇，寄登申

報，暑假回慶，至暑假後始停寄。

三月同盟會粵支部成立，加入為會員，開成立大會之日，吳徐富光林斗南洪君為選舉

事與聯甚久，張申之先生為主席，調解之不可得，事後趙林士先生謂余辯論術可造也

鄉中父老，皆以編縣太過焉，余斯時年少氣盛，自視若不可一世，尤喜演說，每逢集銜

由登壇，好評隣人，尤力詆彼時當局政界之志趣卑下，且謂法政學校不關門，民國必無治

日（蓋是時浙江一省各私立法政學校凡七所，聯山設士之市招，多於酒家，政府無有理所締之法令，

故有淵而言也）以此甚招當時父老之忌，君本介閒之，招往誨戒，謂少年時宜藏才華，務自

形其淺薄，且當自視身體精神，視[illegible]范壺公（即范賢方當時法政界所奉之領袖也）

何如飲餘一盞，勝有斗酒。只飲之餘，名豈忍將步從事以塵，為政治活動家以名之身歟。為余之政治，不敢哉，亦勢所以不失其本心，遂自謝哉。努力學問，庶免隳毀。余深感師意，遂力自檢飭，自勉勿復出入廣庠中，輕易發言。

是年四姊歸馮君木先生為繼室，作錢其士賀之。

獲交慈谿章叔言（副）。叔言，與君木先生詩處，不多所交語，最久。性介直孤冷，好詞章，家庭多憂病，甚以苦之，然性情篤厚，待人出於至誠，朋輩中別具一格者也。

自余任教於郡城，離家較近，每月歸省一次，頗有家庭團聚之樂。是年六妹尋然學於寧波女校，其學費用，余以修脯所入支給之，吾父不能再代為負擔，仍一一記于冊焉。

民國二年 癸丑（一九一三） 二十四歲

繼續任教於效實中學校

是年加任世界地理及經濟課，學生程度漸高，預備教材亦不敢不精審，與從事所學共相印証，覺教學相長之語有至理也。

正月四姊逝於家　四姊自歸馮氏，抱病之日為多，春節念家特甚，自城中歸家，竟不起，姊敏感多愁，體本孱弱，表世以益纾其感，而惠愛弟妹特甚，又諱言疾，常强起助庶母理家事，卒坐是耗損，竟年遽殞，可痛已。

外甥在師範學校任國文教科，春仲患病，命予代課，每日自蔡家出門，循西城，登城堞而往，課畢後循故道歸，甥時挾書相隨，遇夕陽好處，輒坐城堞上讀之，自謂有情趣也。至夏初，外甥病愈始已。

是年始習說文，讀段氏說文解字及王菉友說文句讀，又常從君木師講論文字，然以心浮氣粗，作輟無恒，故所得殊尠。

高校同學之任教於甬上者，有孟甫秉琳曾祜（在中等工業學校）、貞柯軒臣（在師範學校）咸得晤，每值課暇，常相過從，以教授心得相切磋，甚以為樂。

是年夏，為效實甲班生六七人補習心理論理，並授文哲各學科。志尚亦來校擔任補習物理。吟華兄、呈因士哥等均來同寓，課暇談讌無虛日，凡一月餘而罷。蓋是年北大招考，效實諸生擬早畢業，往應入學考試，故為指導預備也。試驗結果，汪燦章、馮由皋及大姪孟扶斌夫均錄取，吾郡之學界始漸漸知效實中學之程度。

民國三年甲寅（一九一四）　二十五歲

繼續任教於效實中學校

春　五妹于歸翁氏

是年志尚、蕃公勵二君均應聘來效實任教職，志尚仍兼中工之物理化學教職，咸得亦同往中工作課外講演，貞柯亦以就中工之聘，而兩校同人常相過從，林君蘇叔謂兩校學風相近。

宜無謀位置。故于六月往中工代國文課焉。本年范姐之先生長四中，延余担任该
初修所，無週授課四小時。时诸表哥主四中，任教学敎課，有时或生徒庭留宿。
夏初思自念長此任教，営無一長，終非久計，拟入北大哲学系，商之大哥■哥父■未贊成，遂止。叔丞同叔惜
閏五月　長史積泉生唐於佛教醫院，余異日自甬往視之。
六月十九日　先考棄養，享年四十有九。
先考近年精神漸衰，常自憂不壽。去年除夕，召余兄弟姊告之曰：曾語余年四十，比爾時
辭世。又謂余四十八歲甚不吉，過此則壽至六十餘。汝母逝世為三十九歲，其言先驗，故余近年
常憂一旦無此年而去。今已除夕，當無他患，則可以幸之也。」余兄弟聞言，方自欣幸，不意今
年乃遭此奇變。吾父之病，自六月五日起，但覺有寒热而已，蓋是年天氣酷热，由是于調攝，
偶因天無良醫，至初十以後始延保黎醫院無逢般醫士逐日診治，斷為傷寒，至十七日尤
汹。次日益加劇，是夜余瞑眼中夢有人以草索欲縛余身，大呼而醒，自苦恼，不敢復睡。及十九

日夜九時許、氣促痰塞、余趨呼揭帳、父握余手、睜目直視、舌音模胡不可解、蓋舌已僵木矣、觀其睡中淚跡横也、大痛哭哭出聲、父握余手、屈余之拇指及食指者再、余再三揣度、不解父意、最後高聲請父、謂家事及宗族事耶?更出擬一切事業、銳志承之、勿貽吾父憂也、父微頷其首而歿、嗚呼、自茲余乃為無父無母之人、追紀及此、我勿能下筆也、

吾父既逝、余家弟妹眾多、四弟十四歲、五弟十歲、六弟八歲、七弟五歲、八弟四歲、六妹(二十歲)七妹(十八歲)八妹(十六歲)均未嫁、九妹生于是年五月、纔彌月耳、且宗族事、俾盡之公益事務無人經理、念余然父臨終遺命、余乃擺脫一切、專心家居、而田中及新會辭去教職、

七月下旬、而父設奠、殯於良八房之高原、賓客來會葬者、念吾父之慈惠好施、惘余之家昧屈弱不當艱重之家事、咸為零涕、外舅亦來臨奠、時應毋以家政內務歸余婦宏裳君、宏裳君膽怯勿敢承受、賴外舅以大義相責、始依嗣受命焉、

余幼時習為疎脫、既長託傳、習學於外、居家之日少、然亦復疏忽、吾父以余不習家事、即從掃亦任令視庭書案、而令佐雜務、故皆以精會計、米鹽出納、僮僕管理等事、其余君於、而入亦以吾父氣銳庸滯、出事逾壽、可長承庇蔭、故不復措意及之、今突遭此變、我如千鈞之任、突然加於肩上、憂思無計、累月失眠、慮以力既難承、貽吾父羞、某日突聞大姊之、余得力如旃之訓飭、余訓教者、以逝騎由有其父、為我產所部棄者也、大姊聞而轉述於伯世、家人皆以余長成過度、而余深憂之、余又憂貽羞吾先人、余友謂今而因以知者生之無用、余向日之極之所習、即御料理家務之、一無所用之、而備人所視為吏家之僕伏、在余乃無一而備、雖足以學也從頭學起不可、足下需得知商賈之御、即廚房馬卒、亦有控視弱之權利、以彼手所知多於弟也、以此一念、時縈腦際、憂傷抑鬱、不獲稍舒之、而家農君賜承家之重、其柔弱自時往亦稠類、長日嘻吁、無可慰藉、此為余後來神經衰弱致病之主因、

余之所以如此重視家族事者，蓋吾父於彌留時，常為述祖父之遺訓，祖父好義行，能任事，晚歲居家，創義田、修族祀、積義塾、開水利，皆所虞為之而能自任，紀其事以傳諸余文。以繼承先志管理族事為足，功名非所重，但入學明義理可已。余文字生疏，守之勿衰。平時屬為余舉述此言，且謂此大哥作之於外，所論較為廣，而能尊其志，殊形無可任余任此者。無言此職惟可惜。以三弟大起為余家之大不幸，故為莫之項，屬余兩指繼志者。汝為弟妹故，當為宗族事無疑也。余自此返滬定居家十年，而後有求學進取之意。以兩個月之時間，習珠算及損益法，■整理方種冊籍，彙記分類而保存之，延律師企業柏來全家助收租事。今者為余亂世之後，大家中人皆以奶伯呼之，余計則依者往租來之也。依者叔有損氣非敢時罷辭之可。

此半年中最為余痛苦憂患之時期，平生書一語，我一概屏絕，無暇為此，亦無心為此也。

民國四年乙卯（一九一五） 二十六歲

家居

春間本擬稍閒，而上海友人以余株守家園，將成心疾，屢屢招往效實小住，然余疑因告親人，皆望安心任課，群居講習，日有進益，正可自身，僅無空疲，然每或敢自分無望，徒增振觸而已。

余父新喪時，庶母哀戚過度，且不知余與余婦宏農君之性情，常以孤雛無託為慮。本年從漸相習，對余夫婦亦開誠相對。余兩更面與鄉里作深談，有所背當直接告余。庶母竟從余言，每晚督弟出授六弟至余寓，命余稍稍溫習，且讀家務，蓋庶母性固忠厚，故鄉里之言，亦無得而入焉。

余所任會之賬目，有吾二家共有之惇睦堂、恒足軒、吳族房之大宗祠、義田會、葬婦會、

有本村若有〻節婦卖、（秘籍秘本）來刊舍、及修志會（去年新創為本防用）、曾以田屋為大宗、暇輟出行畎畝間、以先大所繪之圖、按址對視、盡一一識其所在、與記憶適符、隨記隨忘、然性識之者、不及十之一也）、

是年十月　舉兒生

民國五年丙辰（一九一六）　二十七歲

家居　去秋雲中學任課、每週五小時（英文及法制）、星期五去、星期六歸、

是年為駢文、取洪稚存胡天游曾賓谷諸家文集讀之、甚時外舅執教京師、常來書詢余課業、既知習駢文、必函書焉、馳書戒之、曰駢文不易學、其弊將至喪性靈、習為詩作、頗思以喜大自期、而沾沾於文詞也、與余寫之書、駢文之整飭有餘、而不足學、推去時時誦閱之、　是年春為從家置田產、受訟於人、意甚傲之、涉訟庭詞、僅了事、然已耗數百金、

二一年夏、何旋卿先生辭新實校長、嘗會同人舉余承其乏、余辭不獲、又不
欲辭家、乃任其名義、而以副校長屬健之表兄、負實際責任、
冬決定為父營葬事、卜地於王家衝此之山麓、面其高曠空寞、且與吾仲父振翁
公之域相近也、吾父生前最關心於戚族友人之喪葬、一歸華保表伯之柩於安徽、二
歸魏悵表伯之柩於江西、均其身長途任不以為苦、居鄉常勸人速葬、且力為經紀而助成
之、不信堪輿之說、謂以何能福人、若他人既信之、則亦為會地師卜其有無妨碍於他人
之墓宅、所謂推己及人、但因鄉俗、不能以他人所信者強於人焉者也、至是余先父喪將三年、
乃商於陸氏姊丈、決計以明年為余父營窀穸、
學期既終、辭新實校長、諸友仍勸留任半年、
冬十二月　詳見生

民國六年丁巳（一九一七）二十八歲

家居　仍至新寰英課，每週三小時。

春仲，先父墓工開工，我甚近，每日往視一次，四月落成。請外舅撰墓表，錢太希君書碑。碑面旁鐫二語曰：「甲子夕捐貞石為中壽營佳城」（王仲瞿名之所撰，以其穴豎碑之日，適為甲子日也）。既成，為先考妣之柩安葬。思坊之六書選葬，謁石工課不識寰書，原定計劃，俯門碍於今偕者，不使之廢罰，自始至今無[illegible]能而已。

入夏後，為七妹料理嫁奩，每至滬一次，必購若干事以歸。蓋父母均逝，不得不由余自理之。新婦妹謂妻子乃不解此等事，而七哥則心為形役，瑣細甚無謂也。

九月，七妹于歸葉氏。時適杭縣間有戰事，乃對驚，挂訴之及望即同年盟料。小晃母亦來余家相助料理。

余自是年起，又積々讀新出之雜誌書報，然家居寂寞日甚，將与時代隔絕，

且每以精解各窮無聊，惟備。

是年　三姊逝世　三姊秉來中頑，自七八歲時患頸瘰以斷多病，自歸陸氏，以

姑氏精悍幹練，持家勞苦，常々黎明而起，三姊素不耐操作，既從姑氏後，且自責

之女の弄人，致過日衰弱，又逝世之年，二姊適歸寧在家，自去病，症加劇，且每年患

腦疾，乃竟不起，思昨姊丈書稿之，余為借家書之證，求見臨甚少憾，三姊克孝和

淑，幽靜惟怡，在余兄弟姊妹中最類先父，而困於體命為新也。

民國七年戊午（一九一八）　二十九歲

家居

六妹已長，未字人，留心物色，迄無當意者，今春以烏程鄒沈潤夫二君之介，為南宗施

此節移至民國六年

馬匡民涵君偉婚，當議婚時，余擬往傳海，訪烏崖君及於傳海為青山公林，信宿而歸，庶母同至海，壽庭以太遠，寧徐々方來，余夫婦均以馬君肯行青聲於時，且家事單簡，遂偕皆焉。

是年二月　長女細兒生　連育三男，乃得一女，且時有其母，極愛憐之。

二月　外舅六十生辰，撰壽序一篇，携妻兒往祝，留五日而歸。

十一月　庶妣逝世　庶妣自歸先父後，身體本不甚健康，自去年起，乃常覺有肺病，與世無名醫，庶妣又迷信神巫，服藥不久即棄去，九月後，病大劇，至十一月二十六日逝世，遺三弟一妹，又是余之責任，猶先父壽終時自謂再越十年，俟小弟成人，即可長卸家事，今又不可期矣，若先慈君言乃無，輒自嘆命運之屯蹇也。

冬送六妹于歸馬氏，成婚於滬，伯母及諸妹均伴送至滬，余亦留旬餘始歸。

民國八年己未（一九一九）三十歲

家居

●君本師屢勸學詩，[illegible]有古人以曾子固不能詩為憾事，子固何嘗不能詩，要之性情殊宜於此事，望自勉以副師友之期望」等語，感師相勉之意，今年春間始作詩，詩若干種，擬日誦習之，思偶嘗為詩，輒抄呈，蒙批入目，今蒙先生語余以此事宜未冠時為之，叫放手大膽，久亦有成，今只眼高手疏，卻至年齡智力開展，即學其亦難有成，不如韜之」，今奉先生研究學習心理，其言確中予病，予遂放棄作詩之嘗試。

三月，以錫卿家老（義寧咸和典副經理）之約，隨伴游贛，家中事託本源世伯照料，是時由九江乘輿，經瑞昌武寧而至修水（沿途行六日程），住咸和典中，約二旬而歸，歸途由水道至涂家埠，登岸，換乘南潯綫火車，到九江，凡四日程，余本擬赴川

南昌訪熊氏世丈，而偽卿家甚思歸急，道同歸，遇危，因無船留滯四日，蓋適

值五里墩動亂，十二月廿（畢）六點半方偽寓矣，封海船均停航也。

余此次訪問贛與之動機，因偽卿宗老決計辭職歸里，其家僅無人支持田耕，故

擬偽卿宗老之歸，親往一視，往視余作果，竟熊氏股東對漫不關事，典中內容

謝久空虛，前年以積欠太耗於錢店之貸款，無可易收回，直停止收付，得熊氏派人

來甬，以無人來，故此情形，知非可久，歸甬於大哥，大哥謂[illegible]表妻及且我五字股東

僅占二十分之三（計六千股，每股資本銀幣五十貫，余家與仲書三家均得一股）以下

竊為可惜，唯有將存款逐漸提回，以視其結局而已。後來如大兄之言，存款如數退歸，

追溯當時每股得四圓（股本）帮三十六百金，[illegible]亦云幸矣。余家不遠數十里來贛，而鉅財合資

經營典業，幾為未知其詳，蓋余祖父史介侯為茶商，每年到江西之義寧州（稱改

者仍不懈，以崇余伯父、仲父均係祖父經營者業。仲父處冠即逝，伯父亦先祖父而歿，祖父年六十，決意歸里不復出，而贛人士與祖父感情極好，咸爲遮留，出於祖父留一紀念於其地，乃與南昌熊氏合設公利典於義寧州，祖父之意，謂典當所以便民，非專牟利，而重此地，其后遞漸發展，有同和典、永和錢莊、益生山鎮，又以泰安爲我与人合設成和典、成和錢莊，初付親家張壽伯主之，其后由吳曉鄉章子琨擔任爲經理。余往訪乃在子琨任經理時代。

九月二十二日　容裳君以癌症殁，距李女梅兒之生僅二十餘日耳。

容裳君本年娩李女梅兒，以生育太頻，氣血虧弱，身體殊感疲乏（西邑諸勝而歸），且常懼，恐產時不安全。夏間某日，忽無從相告，謂夜得惡夢，夢三姊入棺，與多人哭送，忽醒，見旁有一新棺罩一榻旁，以爲不祥之兆。余斯不信爲君亦夫之俚俗矣。」余以夢境無徵，百端譬解之，

終不擇無、且隱備後事、余不知也、九月三日梅女發、果有血暈、今僅數十分鐘醒、無六旨後、前無新高、且右手右足均感麻痺、知覺神經亦累有偏頗、舌微僵、發語[illegible]艱澁、往々所發之音、非其所指之本字、如謂「錠子」為「刀」、以其光澤相似也、謂「尺」為「秤」、以其用途相似也、無以類推、祀亦不多、且間亦自覺而笑、明精神極疲極、延西醫丁君蔭承診視不見愈、外治禺來診之、亦無效、後爾上友人介一德醫來診、稍愈風疾、投藥數剤、僅服二剤、以外伯翁言中止、延至九月二十二日、氣喘甚、招余往、撫着頻按其首、示不可救、執余手言「類思」二字而氣絶、其時外姑亦在余家視疾、聞愛女之逝、遽昏暈、屢々鍼刺、更不過延紀矣、　岳母又逝世、彼此之一星期內、喪々死々、家人皆恐余或不勝之心疾、十月張宏巖又於良々坊音塋演公々、薦七心、撰長文以奠之、旋祀梅女於外家、以合蘭公喜事之錫鄉宗老代辦、決明年乘家遠適、以減悲哀。

民國九年庚申（一九二〇） 三十一歲

以家事請小舅母居我家，託為照料。泉舅偕三兄寄居於寧波史量公育社，余乃辭家赴甬，再就效實中學之聘，擔任教科。

史量公育社為余與慕叔謙君所發起，設所地於鄞縣江東，與育德小學毗鄰，便於照料也。社中聘王旦文女士主持其事，收幼兒自襁褓至十餘齡者十四五人，保育之，亦有識字、運動、讀書等課目。每一兒童全年納費六十圓（兩女）及兩年，後以來者不多停辦。

是年上半年，余兼任四明日報社撰述，每日上午至效實授課，下午則至報館寫社評一二則，隨感錄亦七百字，日日如此。君木師最喜閱余之隨感錄，謂其筆墨與思想均非海內報紙所多見之，實屬特之筆也。余此半年中，惟一宗旨，為使腦筋不得閒，故

逐日工作，不以為苦。惟偶一返里，見伯兄襁褓中麻衣如雪，又不免悲感無端矣。

本年二月，四弟婦來歸。

六月應商務印書館之聘，赴滬任韋氏大字典編譯之職。楊君賢江所介紹也。既至滬，與黃蓋五同寓於寶山路順泰里，每日入所工作七小時。張叔良君為主任，吳致覺、唐及曹文奎、于嘉、唐志念、沈君明同事。工作餘暇，喜閱哲學及時事之書籍以自遣。六弟與人通信論學，其時弟之生活，漸由靜極而思動矣。

羅節之君發起商報于上海，以資金久不集，未出版。大哥由廣東來，為君開而為之去於上海福州路西首所置地基上建屋，未幾購置之，設籌備所于平涼路，任余為編輯主任。自十月起開始籌備，以陽曆一月一日正式出版。此為余正式任新聞工作第二期之開始。初出版時之編輯部同人，有潘公展、潘更生、鄭逸梅、陳毅生、沈人士，大哥任總稽核。

民國十年辛酉（一九二一） 三十二歲

在商報任事數月，因處鄉陳訓人思想太陳舊，對編輯方針不了解，殊苦之。

三月，八妹于歸楊氏。婚事皆吾母代為主持之。

七月，以老友張承祁君之邀，辭商報職，轉入中易信託公司（十月正式開幕），任文書主任（兼編審）。何祇師及張之表哥任科長，承祁為經理，盛同孫俞佐庭任副經理。公司業務分信託及銀行兩部，思實際以銀行業務為主業。余曾自告奮勇，將彼發起時西擔任其事，頗感心理與生活之矛盾，不數月，以嫌議者多易衍之矛果，公司（內部）不成支（西）承祁 [illegible] 仍保自支局焉。

六月，六妹患癆病逝世。六妹身體本亦虛弱，婚后操作勞瘁不支，六月間以溫熱症逝，夫其年，予聞訊以親已不能奔喪，助渥之為料理其喪。

十一月 大原君來歸

與大原君議婚，係何致卿師為介紹，初夏訂婚，會大原君有失恃之痛，不得不將婚期延展，余亦不獲一見王氏之外姑，引為憾事。

王氏外舅諱樹模字馥東，外姑張氏；大原君其季女也，予訂婚時外舅已六十二歲矣

婚禮由家便利直至寓所舉行，假江北岸寓所舉行婚禮，張謙三先生證婚，翌日歸家謁祭祖廟，午後歸寧，第三日即同歸愚廬，遷入十結餘廬，安享新居，與益虞三君同住。虞三夫人王女士為大原君之同學，時時對余家務加以指導，虞三與予友善。[redacted]兩家 同處。[redacted]甚不和睦，卒假此調適以保有和睦結果，同來廬依母以居，附細思何當有揚，悔思何留楊氏外家，予至是始了家務，稍後繼定，開始一時家庭之新生活焉。



北平之行

陳紹寬 陳布雷 袁同禮 羅家倫 張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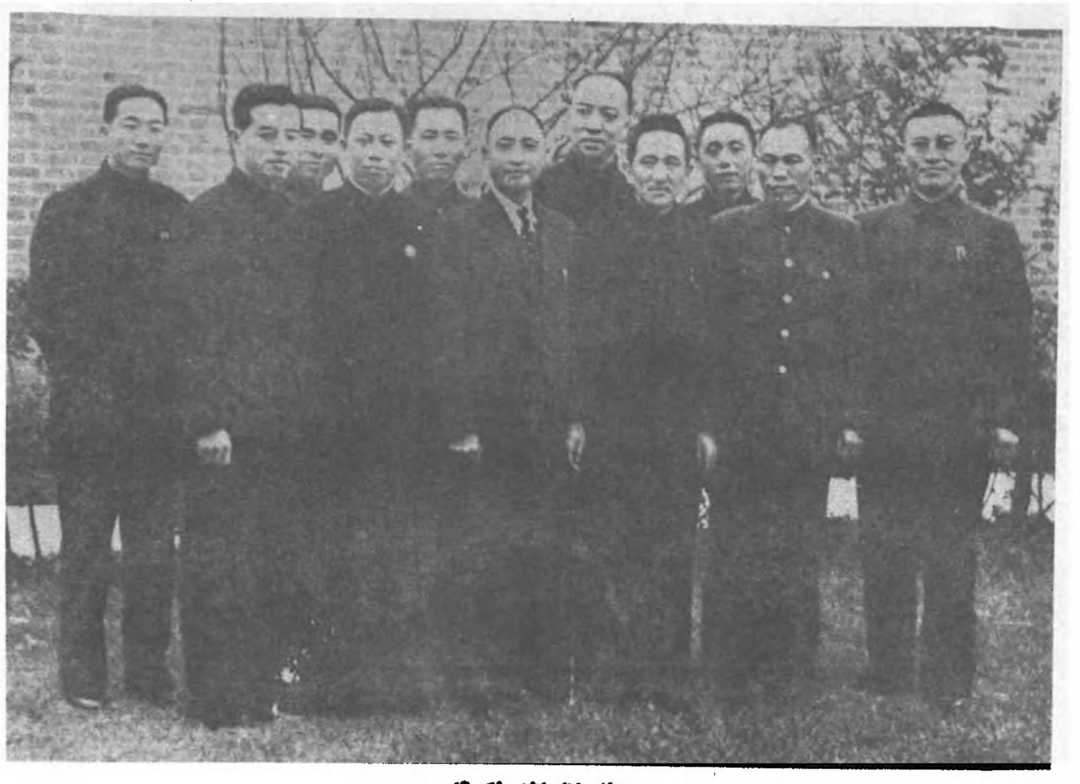
蔣教部長時代

自右至左 蔣夢麟 鄭文儒 朱家驊 陳布雷 張靜江 程振鈞 沈士遠 劉石心 [illegible]寶樹



雲南之巡

前排右第二人起 周鍾嶽 龔自知 龍雲 蔣委員長 陳布雷 丁紹冠 陸子安 胡瑛 繆嘉銘 袁丕佑



侍從室時代

自右至左 蕭自誠 於平遠 陳方 陳布雷 宗宝潼 古光鵬 董集賢 汪日章 參謀 李惟果 俞國華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用牋

布雷吾兄五十誕辰

寧靜致遠

澹泊明志

蔣中正敬書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用牋

布雷吾兄戡時

豐功祝嘏特書

勝語以贈聊表

仰慕之意也敬頌

時祉

中正手啓

十二月廿四日

委座祝嘏手書